

麻辣烫

1989年我就读泉州师专。那时的泉州师专位于泉州北门顶铺学府路,因为是师范类院校,又位于北门这个位置,因此我们都戏称其为“北师大”。这个戏称含有自嘲、戏谑和少许的自傲。

那一年的冬天似乎特别冷。寒风挟裹着落叶、扬尘劈头盖脸地扫荡过来,一阵



(CFP)

你就像那冬天里的面线糊

□陈伯强

风过,总震荡得宿舍区的窗玻璃发出响声。风总是不肯停息,于是窗玻璃便传来“吱呀呀”声,此起彼伏,不肯将息。

那一天早上,舍友把我从温暖被窝里强行挖了起来:“走,暖暖身子去。”于是就睡眼惺忪地随着舍友走出宿舍。宿舍楼斜对面有一间小餐饮店,窗玻璃上写着“面线糊、豆浆、稀饭、油条、包子”。

“面线糊”三字写得特别大,几乎占据了一半的空间。小店空间逼仄,6张桌子排得满满当当的,走路都要侧着身子。老板娘忽前忽后地招呼客人、搭配食材、拾掇碗筷、擦洗桌子。

舍友点了面线糊的配料,只见老板娘迅速地摆好两个铝制小碗,放好配料,拿着大勺舀起热气腾腾的面线糊倒入碗

内,又撒上葱花、胡椒粉,端到桌上。

面线糊香味扑鼻,我和舍友就着油条吃起来。几口下去,肠胃一下子就苏醒了过来,一股暖流顺着口腔、食道,进入了胃囊,然后再由此散发到全身四肢百骸,整个人一下子就暖和起来。吃到最后,居然全身冒微汗。那感觉,真棒!

走出小店,对面宿舍楼不知谁冷不丁地吼了一句:“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!”那时费翔的歌《冬天里的一把火》正走红,校园里不时会传出这类叫叫声。舍友跟我对视了一下,也扯起嗓子猛吼:“你就像那冬天里的面线糊!”歌词的前半部分是普通话,后面三字则用了闽南语。在闽南语中,“一把火”和“面线糊”,发音竟有几分相似,用在此处,应景且贴切。我也随着舍友,不由自主地吼起了:“你就像那冬天里的面线糊,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!”

楼上是“一把火”,楼下是“面线糊”,这两股声音遥相呼应,此起彼伏。渐渐的,宿舍楼里更多的人加入了“你就像那冬天里的面线糊”吼叫行列。最终,在这场拉锯战中,“面线糊”终于打败了“一把火”。

此后,每个早上,我都能在睡梦中听

到“你就像那冬天里的面线糊”的吼叫,那声音,歇斯底里,穿透力强,充满着青春的荷尔蒙。

我和舍友就这样把一首“你就像那冬天里的面线糊”的歌谣唱红了整个校园。

至今为止,我仍然认为面线糊是“最泉州”的美食。面线糊据说是用虾、蚝、蛏、淡菜等美味的海产品熬制汤头,然后同面线煮成糊,极好入口。等你牙齿掉光成老人、老头的时候,还不忘吸一口面线糊,多带劲。寒冷的冬日,来一碗热腾腾的面线糊,剪上一小段卤味猪肠,加两三汤匙海蛎肉、鱼肉、鸭肉等,再洒上葱花、胡椒粉,吃起来又香又辣,又鲜又甘,真叫人回味无穷。

多年以后,有个女生手捧着优乐美奶茶,傻傻地问:“我是你的什么?”我略带忧伤地回答:“你就像那冬天里的面线糊!”

女生听完我的回答,二话没说,转身离去,背影是那么的决绝。我不懂她的梗,她也读不懂我的梗,就像面线糊读不懂优乐美。

喝着优乐美长大的一代,岂能理解“面线糊”的温暖、意蕴绵长?

碎碎念

孩童般的书写

□张文璟

老家在晋江灵源山脚下的一个小山村。

每逢除夕,村里家家户户贴春联。当看到大人在手写春联时,我总会停下来多看几眼,不舍离开。

可能是喜欢吧,暗下决心也想练习练字,试写春联,那时大概11岁。

再后来,初中考入安海养正中学,机缘巧合,学校有书法课,于是倍加珍惜,课上跟着老师学习,课余时间更是天天泡在图书馆对着各种字帖摹手追。记得读初一年级,与其他两名同学代表学校参加晋江全市书法比赛,不想竟拔得头筹,回来校长还和我们合影,那是多么大的鼓励啊。

虽然谈不上真正的书法,但那时候的“学习劲”一生难忘,书写虽显稚嫩,却充满孩提韵味。再后来,不管是大学时期还是工作之余,埋头习字,学习充电,一路艰苦,进步也不大,但初心仍是甜蜜的。

篆、隶、楷、行、草,先后贯穿整个中国书法史。我以前多写汉隶、清隶、小行书、小楷,后来慢慢地发现,自己还是更喜欢绿水扬波式、孩童般的自然书写,就试着多写点行草书吧。

一个周末的清晨,写了幅行草对联。小尺寸,高仅七十厘米,出自曾国藩名句。随意而就,细细一看,用笔貌似还算丰富。写惯了静谧的小楷和古拙的隶书,尝试写一写更加奔放、直抒胸臆的行草书,那应该是内心更加性情的表露吧。

也庆幸自己,这些年一步一步感受到,节奏、留白、线条才是真正书法的本源,也是艺术审美之源。

时光清浅,前不久,翻开十来年前到北京和杭州书法班短暂停留的笔记,密密麻麻,从甲骨文到近现代书法,每一页都记得满满当当的,许多重要的字句还用荧光笔一一标注,生怕漏过重要的词、句。时光不复返,翻看着旧笔记,往昔记忆浮上心头,着实把自己感动了一番。

笔记中,许多老师也谈到古人箴言——“书之妙道,神采为上,形质次之,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。”行草书特别是大草难写,真情流淌必不可少,还不能失去法度。线条的长短轻重、节奏的把控,空间的变化,作品气息,用墨虚实……所有这些,都需要胸有丘壑,运筹帷幄,确实有点难。

相对来看,楷书作品难免规整化、匀称化,还是行草书最能体现一个人的真性情,挥洒自如,酣畅淋漓。书法还是要表现一种蓬勃向上鲜活的状态,在笔墨变化里少程式化多偶然性,让自己的情感随着笔墨宣泄。

况且,所谓古之书家皆尚风骨,大概说的也正是源于本心的书写吧。

有人说,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,写字就是留在这个世界上的痕迹,不论写得如何,你每写一个字,你生活的一段痕迹就留在那里了。

夜深人静时,耳朵里就会传来微弱的潺潺流水声。声音来自何处?我披衣下床,在厨房水池上屏气静听,没有。走进卫生间,两眼从上到下在墙砖上搜寻。蹲下身子才发现,花洒三通下面,墙砖缝里冒水,像小溪似的沿着墙根淌进了地漏。

卫生间的墙砖是老式的陶土瓷砖,易吸水。直觉告诉我,墙里面的水管漏水了,当务之急是找出漏水的根源予以修复。我找来工具,一点一点慢慢地挖了两个小时,终于找到了漏水点。让我意想不到的是,原来竟是隔壁邻居家装修时,墙肚内水管弯头上的水龙头螺丝口没拧紧,自来水淌到了我家卫生间。墙已被我砸了一个口,世上没有后悔药,我开始找贴墙砖师傅修补。

按照小区信息栏里贴墙砖师傅留的手机号码,我连打两位师傅电话,都因工程量小且费事,以没空为由拒绝。我站在小区门口和朋友说着话,头脑里还在寻思着怎样找到贴

半平方米的工程

□张国军

墙砖师傅。一位50多岁的男子骑着电动三轮车匆匆而来。“老李,有人要贴墙砖。”朋友手往我一指,我把情况一说,他一笑:“走,带我上你家看看去。”我说:“你是师傅有经验。”

“哈哈,三脚猫。”老李自谦地说。上楼后,老李看了现场说:“工程不大,几块墙砖,但难度不小,我明天下午给你搞定。”

老李高个子,一脸憨厚相。做贴墙砖师傅已二三十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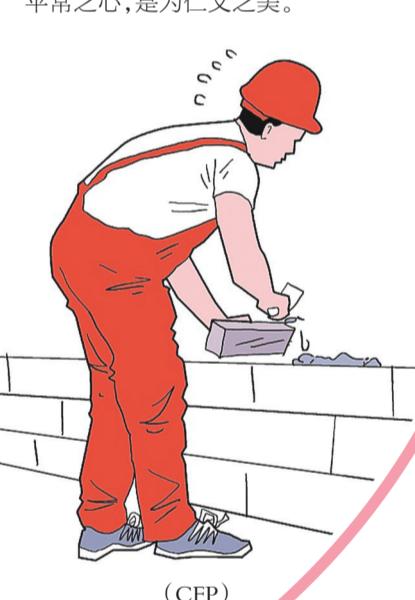
第二天用完午饭后,看看时间快两点了,我怕老李失约,摸起手机打电话,他答:“到你家门口了。”我赶忙开门迎接。

老李怕粉尘跑到客厅,把卫生间门关起来进行施工。先用切割机将已被我破坏的瓷砖,切出方方正正的轮廓,开出一个深口。为减轻机械震动,避免损坏好的墙砖,他用铁凿子慢慢一点一点地凿,再用电镐把突出的水泥铲平,裸露出来的水管重新被砌入墙内。老李拿起新瓷砖贴上墙,小锤敲一敲锤实。随着他的锤头落下,我悬着的心也落到了实处。他在墙上如绣花似的雕刻近三个小时,半平方米的工程如期竣工,他也被粉灰呛成了白胡老头。

我掏出200元给他,“哪能要

这么多。”老李这么一说,我一下愣住了,不知给多少是好,突然感到他比眼前的承重墙还实在。

与老李相比,前两位师傅想做大事、赚更多的钱本无可指责,但从与人为善、体谅帮助别人方面来说,还是老李更踏实。任何事情都是由小到大的,哪一位泥水师傅不是从沙灰、搬砖头起步的呢?从参与高楼大厦建设,到民居的修修补补,老李都尽力而为,有颗懂得人情冷暖的平常之心,是为仁义之美。



(CFP)

360行

笛子伴我走天涯

□易先云

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,我叔叔扮演京剧《智取威虎山》里的杨子荣,伴奏乐器有笛子、二胡、京胡等,那时我才十周岁,就萌发了学吹笛子的念头。

放暑假时,我从竹林里砍了一根竹子,用烧红了的火叉在不足一尺长的竹子上钻八个孔,用竹膜当笛膜。

虽然竹膜吹了几次就穿孔,但也能用。初学吹笛子,我有足够的耐力和毅力,吹出来的声音和买来的笛子声音也差不了多少。

就地取材做成一支笛子,让我对吹笛子入了迷,笛子引导我走进音乐殿堂。后来,我找村里文艺宣传队的笛子手胡叔叔,买下一支两节笛子,胡叔叔打了折,只收4元。笛子有多长,保管笛子的木头盒子就有多长,从此这笛子与我形影不离。

从小学到高中,我不停地吹,不停地练,初中文艺宣传队的陶老师,教我如何吸气呼气,舞台上的同学们能歌善舞,我的笛子声伴随着大家的歌声在校园里回荡。

上了高中,我在下课的时间偶尔吹奏几首歌曲,被黄老师挑选到宣传队,是文艺宣传队唯一的笛子手。我有幸在音乐的殿堂里上了一个新的台阶。

我们到乡下演出,参加全县中学生文艺汇演,演出队伍到哪里,我的笛子声就在哪里响起。我还向

拉二胡、京胡的队友们学习,慢慢地掌握了二胡的演奏技巧。高中毕业后,我当上了小学民办教师、文艺宣传队的辅导员,组织小学生唱歌跳舞。

1976年底,我离开三尺讲台,参军入伍,那支老旧的两节笛子伴随我“走”进军营。在闲暇之余,我拿出笛子吹几首军歌,担任连队的教歌员。1987年5月,我从维护飞机的技术干部转为宣传干部,吹笛子、拉二胡是我的拿手戏,我经常组织部队官兵参加许许多多的大型歌咏比赛和文艺演出活动。

难忘我上小学三年级的那个暑假,一支自制的笛子让我对音乐有了浓厚的兴趣。如今我已经是个67岁的退休老人,身体没有“三高”,吹着笛子,过着简单的老年生活。

《扬鞭催马运粮忙》《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》……笛声飞扬,我仿佛回到了我学吹笛子的那个年代。

笛子是我童年时代的伙伴,却成了与我形影不离的好朋友,它伴随我远走天涯,我对笛子爱不释手,它成了我的“终生伴侣”。



(CFP)

1964年,我上小学一年级。那个时候,从小学到高中为九年制,而我却上了十年学,原因是我和大我两岁的姑姑从小学到初中是同班同学,上高中靠推荐,姑姑上了高中,我复读了一年的初中。

高二时,我被文艺宣传队的黄老师看中,当上了笛子手。小小的个头,站在人群中极不显眼,而我吹出来的笛声很受师生们的喜欢。

我爱好音乐,与笛子有缘,一心想当笛子手。读小学三年级时,在村里看了一场老一辈们

一辈子有多少真心话
是以玩笑的方式说出去?

新世说

道一声晚安

□刘春耀

比起早安,我更喜欢跟人道声晚安!

晚安,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温馨的祝福了。忙碌了一天,大伙儿都想睡个安稳觉,让身心好好休息放松一下,以便明天精神抖擞地投入工作生活。

卸下一天的疲惫,互道一声晚安,这轻柔的声音使得静谧的夜显得更加温柔。闭眼的那一刻,彻底放空的你才真正属于自己。白天所有的纷纷扰扰、焦虑压力,都将在这安详的夜幕稀释、澄清,包括你的思想、灵魂。

人生最幸福的事,莫过于沾床就睡,一觉睡到自然醒。睡眠不在乎时间的长久,而在于安眠的质量。有的人成天睡觉,却精神萎靡;有的人整夜躺着,却一直数羊,后来干脆刷手机刷到天亮。这时,一声晚安,是安心的“符”,是对他们最大的安慰。

情侣之间互道一声晚安,可以枕着对方的祝福安然入睡,做一个香香甜甜的梦,梦里有玫瑰般甜美的微笑。据说晚安的拼音“Wan An”,拆开来每个字母都代表一个字:Wo Ai Ni,Ai Ni(我爱你,爱你!)。等待那一声晚安,是一件多么幸福浪漫的事!尤其是异地的情侣,每天一声“晚安,好梦”,足以慰藉多少相思的焦灼、分离的苦痛,能睡得格外香甜甘美。

家人之间互道一声晚安,可以让彼此的关系得到最好的润滑,梦中满溢家的温馨与天伦之乐。家人是我们感情的寄托,他们是我们铠甲,亦是我们的软肋,向家人道一声晚安,让所有的温暖如约送达。那一声晚安,有游子对家乡亲人的深深眷念,有慈母对拼搏在外子女的不舍牵挂,有严父对挑灯夜读的娃儿的叮咛疼爱,有留守儿童对奔波讨生活的父母深情的呼唤……

朋友之间道一声晚安,这话语充满无限的情谊。即使命运让我们各奔东西,我始终没有把你忘记。今日的离别是为了明天更好的相聚,没有我在你身边记得好好照顾自己!道一声晚安,让友谊地久天长。

同事、同志,甚至未曾谋面的网友,互道一声晚安,也会瞬间拉近彼此的距离,让这个世界充满了爱的力量。

珍惜那些坚持跟你说晚安的人吧,即使他远在千里万里,也忘不了对你早晚的牵挂。早安可能群发,晚安一般不会。那是深知你作息时间的人给你最深情的问候,那是临睡前仍挂念你的人给你的无限祝福。

一声晚安,一份柔情,一种相思,一个牵挂。几十年后,希望还有一个人,能互道晚安!

茶余饭后

过了腊八就是年

今日腊八,人们有喝“腊八粥”的习俗,认为这样可以温暖整个冬天。谚语称,“过了腊八就是年”“喝了腊八粥,就把年来办”……分享几首腊八诗词,一同感受腊月风情——

最悠闲惬意的腊八诗:
便拥渔蓑,顶渔笠,作渔翁。

——汪莘《行香子·腊八日与洪仲简溪行其夜雪作》

最伤怀时光的腊八诗:
冉冉头新白,匆匆岁又残。

——喻良能《腊八日雪参议林郎中诗因次韵》

最“怕冷”的迎腊八诗:

天气晴和又作阴,老来畏冷自难禁。

——俞桂《腊八前四日》

最想家的腊八诗:
去岁还家逢腊日,今年腊日远思家。

——张问陶《腊八日丁未,此日自成都到家》

最幸福的腊八诗:

团坐朝阳同一啜,大家存有热心肠。

——王季珠《腊八粥》